

詩行本圖

卷之三

11.34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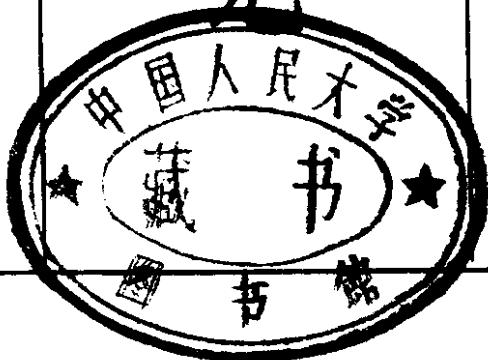
769331

孫作雲著

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

2011/13

中華書局



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

孫作雲著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京華印書局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

850×1168毫米 1/32·13 1/2 印張·1 機頁，285,000 字

1966年4月第1版

196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3,100 定價 1.90元

統一書號：11018·475 65.9. 京型

目 錄

周先祖以熊爲圖騰考	1
——《詩經·大雅·生民》、《小雅·斯干》新解	
從詩經中所見的滅商以前的周社會.....	22
附錄一：說天亡殷爲武王滅商以前的銅器.....	57
(附天亡殷照片及銘文)	
附錄二：再論天亡殷二三事.....	65
——說天亡卽史佚	
從詩經中所見的西周封建社會.....	75
讀噫嘻(附論《臣工》).....	165
讀七月	185
我國歷史上第一次農奴大起義	204
——公元前 842—828 年周京附近農奴反周厲王的 鬪爭及其影響、《詩經·大雅·桑柔》諸詩新解	
周初大武樂章考實	239
小雅大東篇釋義	273
詩經戀歌發微	295
附錄三：關於上巳節(三月三日)二三事	321

說雅	332
論二雅	343
——說《大小雅》同爲西周晚期詩，說《大小雅》中之“頌” 同爲宣王朝詩	
詩經的錯簡	403
後記	420

周先祖以熊爲圖騰考

——《詩經·大雅·生民》、《小雅·斯干》新解

- 一 周人的始祖誕生傳說
- 二 說姜嫄履“大人之迹”即履熊跡
說原始的周人以熊爲圖騰
- 三 釋“姬”

一 周人的始祖誕生傳說

研究周人在原始社會時期活動的情況，主要地應該以考古學的地下發掘爲主，然後再結合文獻資料，作種種推測。然而目下關於西周時代及西周以前的考古工作，剛剛開始，因此很難得出足以成爲定論的結論。並且考古工作本身也有它的局限性，並不是所有的東西都能從地下挖掘出來。因此，我們先根據書本上的材料，結合考古學與民俗學，略作推測。是否有當，尚希指正。

我們先研究周人在原始社會時期的“圖騰”(Totem)信仰。

所謂圖騰，就是原始人所崇拜的某種動物、植物、無生物或自然現象；他們認爲這些“神物”是他們的祖先、保護者，他們這個氏族就是從這種神物孳生出來的。最早的圖騰是動物，這與當時的漁獵生活有關，是當時的漁獵生活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其次是植物或自然現象，這是到了原始社會末期，農業成爲人們的主要生活

來源以後的一種反映。到了原始社會崩潰時期，圖騰崇拜遂為祖先崇拜所代替；但在階級社會中，它仍然殘留着一個時期，雖然它的原始意義已經改變。

原始人不知道生育子女是由於男女交合而來，他們只是推測：他們的女老祖宗，因為某一種機會，受了某一種動物或什麼東西的感應，因此便生下了子女。這種感應她的東西（“物”），就叫做圖騰。

因此，我們從後代人的關於生子的迷信之中，很可以還原出原始人的圖騰信仰。

我們就從這個角度，來追溯周人在原始社會時期的圖騰信仰。

我們的根據就是《詩經·大雅·生民》^① 及《小雅·斯干》。

《大雅·生民》說他們的第一位男祖——后稷生育的經過道：

厥初生民，時維(是為)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②
以弗(祓)無子。^③

① 《大雅·生民》和《周頌·思文》都是祭祀后稷（即棄）的樂歌，但它们都用后稷來配天。由此可見：后稷，這周人相傳的第一位男祖，如何地被後人所崇祀。

② “克禋克祀”即“克禋祀”，因為《詩經》四字一句，故加一“克”字，以足其文。又“禋祀”是用牲於火上，使煙氣上騰，使犧牲的香味上達於天，故謂之“禋”。“禋”即“禋”字，變“禋”作“禋”（從“示”），所以神之也。

③ 《毛傳》云：“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禨焉（雲案：‘郊禨’是求子之祭，在後代演變為‘娘娘廟祭’）。……”《鄭箋》以“祓”釋“弗”，云：“弗之言祓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禨，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雲案：凡此解釋皆本末倒置。姜嫄是周人所能記憶、所能推算的最早的女老祖宗，是周族的“先妣”；先妣生育後代，故後人把她當做“高禴神”，即主司結婚與生子的女神。《魯頌·閟宮》說：“閟宮有侖（毛傳：‘清淨也’），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毛傳》釋“閟宮”為“先妣姜嫄之廟”；又引孟仲子曰“是禴宮也”。可見：姜嫄即是周人的高禴神，姜嫄廟（閟宮、禴宮=媒宮）亦即周人的娘娘廟。《鄭箋》說“弗”為“祓”，“祓”即“拔”字（拔除、排除），變“拔”為“祓”（從“示”），也是表示其為神事的意思。

履帝武敏（踩了“上帝”脚印的拇指之處）歛（感動、感應），^①攸介（是大）攸止，載震（動、有孕）載夙（早），載生載育，時維（是爲）后稷。

誕（語詞，有“乃”字之意）彌（滿）厥月，先生如達（脫），不坼不副，無菑（災）無害，以赫（顯）厥靈（靈異）。上帝不寧（不安）：——不康禋祀，居然生子！^②

誕（語詞）寘（置）之隘巷，牛羊腓（庇）字（育）之。誕寘（置）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置）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聲長）實訏（聲大），厥聲載路。

誕實匍匐（會爬），克岐克嶷（言聰明），以（已）就（成就）口食（言后稷在小孩時，已經會種植穀物）：穀（種）之荏菽（大豆），荏菽旆旆（莘莘），禾役（穎）穉穉，麻麥幪幪（茂盛貌），瓜

① 《鄭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廟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歛歛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之，名曰棄。……”雲案：後代書中皆說姜嫄履大人之跡（見本文第二節），不說是履帝跡；《大雅·生民》說姜嫄履帝跡而生子，顯然是對於這一原始的、野蠻的傳說的一種粉飾或誤解。研究古代神話傳說、歷史故事，一般地應該以較古的書爲可靠，較晚的書爲次要材料，但也要看具體的情況而定。有許多較晚的書，但它記載了民間傳說，而民間傳說又有它一定程度的原始性，其可靠性反而超過了較早的記載。漢人說姜嫄履“大人之迹”，即其一例。

② “上帝不寧”，即上帝不安；“不康禋祀”，即不安（善）禋祀。因姜嫄履大人之跡而生子，又未及期而生子，皆爲至可怪異之事，故曰：“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毛傳》釋“不寧，寧也；不康，康也”，可謂全不達詩旨。《鄭箋》釋“不寧”、“不康”爲“不安”，是。屈原《天問》問及此事，曰：“稷維（爲）元子，帝何竺（毒害）之？投之於冰，鳥何燠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此“驚帝切激”正爲《詩》：“上帝不寧”之意（王逸《楚辭章句》釋“驚帝切激”爲武王伐紂事，大誤）。

瓞(小瓜)唪唪(舉舉，盛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好像有人教給他似的)。茀(去)厥豐草，種之黃茂(指穀子)：實方(放)實苞(言穀種放苞)、實種(腫)實稊(長，言穀子苗長大)、實發實秀(言穀子吐穗)、實堅實好、實穎實栗(言穀子結實纍纍)。^① 卽有邰家室。^②

誕降嘉種(言上天又賜后稷以嘉種)：維(爲)秬(黑黍)維(爲)秠(亦黑黍，但一稃二米)，維糜維芑(皆黍類)。恆(互、偏種之)之秬秠，是穡是畝；恆(互)之糜芑，是任(抱)是負，以歸肇祀！……

這是一首後王祭祀后稷兼及上帝的歌，以下就說到：這位後王如何步武着后稷的後塵，來祭祀上帝。

在這首祭神歌裏，我們應該特別注意以下三事：

第一、周人認為他們最早的祖先是女祖，這位女祖叫做“姜

① 雲案：此章專詠后稷種穀子(去穀曰小米)事，說明周人在原始社會時期，以小米為主食。解放後在渭河流域發掘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有小米多處，與《詩經》所言完全相合。詩中所言之“黃茂”，即描寫穀子的形狀。《毛傳》說：“黃，嘉穀也；茂，美也”；說殊曖昧。《鄭箋》及《孔疏》說“黃茂”為“黍穡”，稍誤。

② 《毛傳》釋“有邰”為“姜嫄之國”，也是想當然耳！案“邰”字從“台”從“邑”，與“姒”字形近。金文“姒”字作“始”(詳見容庚先生《金文編》卷一二，頁17，18，1959年科學出版社)，姒為夏人之姓，則周人在原始社會時期，即與夏人通婚，故後來的周人猶自稱為“夏人”(參看本書《說雅》)；而在周人的生子迷信中，又組入了夏人的原始信仰(見本文第二節)。后稷“即(就也)有邰家室”，猶《大雅·緜》說公亶父(大王)由幽遷岐以後，“爰及姜女，聿(語詞)來胥(相)宇”之事。後人說有邰在今陝西武功，也是農田肥美之區。

嬪”；最早的男祖叫“后稷”，就是這位女祖無夫而生的。^①從古書記載上看，周人從后稷以後，世世以男系相傳（《史記·周本紀》記其世次爲：后稷——不窩——鞠——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叔祖類——公亶父——王季——文王，凡十五世^②），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出：周人在原始社會時期，在后稷以前是母系氏族社會，從后稷起進入父系氏族社會。

第二、周人極端誇大后稷的種植功勞。他們說：后稷在小孩子的時候，就已經會種植，而且種植的無一不好；到成人時，更是極盡農藝之能事。他們把這一件事情誇張到極點，以至於用“稷”（穀子）這種穀物的名字來做這位始祖的名字。又《生民》詩第六章用全章的篇幅，來描寫后稷種“穀子”（古名“稷”），可見后稷所種的，主要的是“稷”（穀子），所以後人才叫他爲“后稷”。案：說農業的發明由於后稷一個人的力量，當然是荒謬；但說在后稷時代，周族的農業已經有了相當的發展，則確乎是事實。我們知道：在原始社會

① 最早的女祖宗應該屬於母系氏族社會，而母系氏族社會去今約有十幾萬年，與考古學上的舊石器時代後期及新石器時代的初期和中期相始終。與此相應，父系氏族社會相當於新石器時代的晚期，在中國去今約五千年前。這樣一來，最早的男祖宗如何會是最早的女祖宗的兒子呢？因此周人傳述：后稷是姜嫄之子，而姜嫄是“始妣”（最早的女祖宗），也不過是想當然耳的一種說法。大概周人關於他們祖先的傳說，只知道：最早的祖先是女祖，這女祖即姜嫄（姜族之女）；最早的男祖先是后稷，訛傳是姜嫄之子，如此而已，其它便不知道了。

② 這“十五世”，當中有脫漏，因爲據周人傳述：后稷生在“虞夏之際”，而不窩爲后稷之孫，不窩在夏末，——《國語·周語》上說：“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窩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徐元誥《國語集解》本《周語》上第一，頁3，1925年中華書局版）夏代約四五百年，不窩如何能成爲后稷之孫呢？因此，從后稷以後，世代失傳，參看本書《從詩經中所見的滅商以前的周社會》。

末期，農業已經有相當的發展，並且在這個時期，正是因為農業有相當的發展，而農業又掌握在男子手中，所以氏族才由母系轉變為父系。這不但從一般的推理上，應該如此，就從陝西史前考古來看，也可以得到印證。在抗戰以前，北平研究院在陝西省鳳翔縣闢鷄台，發掘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在一個瓦鬲中發現有穀子（稷）粒。解放以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陝西西安半坡村新石器時代遺跡中，也發現有已經炭化了的一小罐穀子；又在一個墓葬的陶鉢裏，也發現了同樣的穀子。^① 在這裏，不但可以證明周人在原始社會時期已經過着農業生活，而且還可以證明為什麼周人的先祖稱為“后稷”，這就是因為“稷”在當時是主要的食糧。這種考古所得與《生民》詩所言者完全相合。

第三、周人知道他們的女老祖宗姜嫄無夫而生子，但到《二雅》時代，他們已經是文明人了，再不敢正視這種野蠻事實，便把這種極原始的風俗說成了靈異，說姜嫄履“帝”迹而生子。但我們知道：在原始社會裏根本就沒有上帝信仰的，——上帝是階級社會的產物，是人間有了統一的帝王以後，反映到天上，天上才有這樣統一的上帝。因此，肯定地說，說姜嫄履帝迹而生子，顯然是後代的訛傳、或作詩的人的故意粉飾。我現在便要更進一步地追求這傳說的真相，想從這傳說之中，抉發周人的圖騰信仰。

^① 參看石興邦《西安半坡遺址發掘的主要收穫》，1956年11月9日《人民日報》，又參看石氏《陝西渭水流域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1957年《人文雜誌》第三期。以後續有發現，可見渭水流域氏族人以粟為主食，穀類中似乎只有粟一種。

二 說姜嫄履“大人之迹”即履熊跡 說原始的周人以熊爲圖騰

姜嫄履“帝”迹的傳說既不可信，那麼她是履什麼東西的“迹”而生子呢？對此，漢人有不同的說法，但這些說法却保存了原始的信仰，而且與《詩經》的另一篇詩《小雅·斯干》所言者相合。

《史記·周本記》綜合前人的傳說，敘述這一故事道：

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嫄）。姜原爲帝嚳元妃（雲案：此傳說爲華夷部族已經融合，秦漢統一國家行將成立、或已經成立時候的說法，非傳說的本真）。^① 姜原出野，見巨人迹，心忻（欣）然說（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避）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

棄爲兒時，恆如巨人（成年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視）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

^① 《詩經·大雅·生民》言周人的起源，由於姜嫄履“帝”跡，《商頌·玄鳥》言商人的起源，由於簡遂吞“玄鳥”（即燕）之卵，皆不言其“父”爲帝嚳。至戰國時代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之《帝繫姓》，始言姜嫄爲帝嚳元妃，簡遂爲帝嚳次妃，把族系不同的、地域遙遠的商周二族說成是同父異母的親兄弟。可見這種傳說是部族已經融合、統一國家行將成立時候的產品。又戰國時代仍爲周世，因尊周抑殷的心理，又把姜嫄說成是“正妃”，把簡遂說成是“次妃”，其時代的痕跡極爲明顯。至司馬遷作《史記》，又把這種說法採入《殷本紀》及《周本紀》中。

舜曰：“棄！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于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雲案：以后稷爲虞廷農官，見《尚書·堯典》，其說不可信）。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雲案：由此可以推測這個傳說的大致年代，即原始社會末期、父系氏族社會時代）。

西漢末年盛行的緯書，多保存民間傳說，也說姜嫄所履的迹是“大人之迹”，而非“帝”迹。《詩·大雅·生民》孔穎達疏引《河圖》曰：

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

《太平御覽》卷九五五引《元命苞》曰：

姜嫄遊闕宮，……履大人迹而生稷。

《論衡·吉驗篇》也說后稷之母履大人迹。可見這個說法是漢代通有的說法。^①在這裏却又發生了這樣一個問題：就是這“大人之迹”究竟是什麼東西的迹呢？從種種方面證明：這“大人之迹”就是熊迹，姜嫄履大人之迹而生子，就是履熊迹而生子，周人以熊爲圖騰。

這從以下幾點可以推知：

第一、在我國氏族社會末期，“部落”或“部落聯盟”的分布情況，大致如下：在東方沿海一帶，諸部落多以鳥爲圖騰，即所謂“鳥夷”者是；如舜族以鳳鳥爲圖騰，丹朱族以鶴爲圖騰，后羿以鳥爲圖騰，殷先祖以燕子（玄鳥）爲圖騰等等。^②

^① 又見《列女傳》卷一《母儀傳》、《詩·大雅·生民》孔疏引緯書《尚書中候·稷起篇》、王充《論衡·奇怪篇》、《詰術篇》等等。

^② 見拙著《飛廉考——中國古代鳳氏族研究》、《鳥官考——中國古代東方鳥部落諸酋長考補》、《后羿傳說叢考》、《殷先祖以燕爲圖騰考》諸文，俱已刊。又見《說丹朱——中國古代鶴氏族研究》，《歷史與考古》第一期，1947年東北博物館出版。

在中原諸部落，多以兩棲動物或魚類爲圖騰，如蚩尤之族以蛇爲圖騰，鯀族以鼈爲圖騰，“應龍”族以泥鱗爲圖騰等等。^①

在西北高原諸部落，多以野獸爲圖騰，如黃帝之族以熊爲圖騰，黃帝伐炎帝時所率領的“六獸之師”——熊、羆、貔、貅、貍、虎，即以六種野獸爲圖騰的氏族。^②又西北的羌族以羊爲圖騰，獮狁、犬戎(赤狄、白狄)等以狗爲圖騰。^③

周人居渭河流域，雜在戎狄之間，按照氏族社會發展的階段及其地域性的聯繫，他們的先人應該以野獸爲圖騰。

第二、周人姓姬，而黃帝亦姓姬，後人說姬姓出於黃帝。《國語·晉語》四說：

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即言黃帝姓姬)，炎帝爲姜(言炎帝姓姜。案炎帝是否姓姜，可疑；言黃帝，則有據)。(徐元誥《國語集解》本《晉語》冊四第十，頁14，1925年中華書局版)

《說文·女部》“姬”字下曰：

姬，黃帝居姬水，因水爲姓，從女臣聲。^④

可見黃帝爲姬姓之祖。而黃帝號“有熊氏”，《史記·五帝本紀》：

故黃帝爲有熊。

班固《白虎通義》卷一《號章》：

① 見拙著《蚩尤考——中國古代蛇氏族研究》，已刊。

② 見《蚩尤考》及《中國戲史》等文。又案“炎帝”即蚩尤，見梁玉繩《史記志異》卷一及拙文。

③ 見拙著《槃瓠考——中國古代狗氏族研究》，已刊。

④ 案：說黃帝居姬水，始姓姬，乃是一種倒果爲因的說法。誰都知道，先有姓張的、姓王的居住，此村才名爲張莊或王莊。

黃帝有天下，號曰有熊。（盧文弨抱經堂校定本卷一上，頁13，1923年北京直隸書局影印本）

晉皇甫謐《帝王世紀》云：

黃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孔穎達《周易正義·繫辭》下引）^①

我以為黃帝號“有熊氏”，即黃帝之族以熊為圖騰。考《史記·五帝本紀》說黃帝：

教熊、羆（如熊，黃白色）、貔、貅、貍、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

這“六獸”即是以這六種野獸為圖騰的氏族。這六個氏族結合成為一個部落，黃帝就是這個部落的酋長。又考黃帝曰“有熊氏”，而他所率領的“六獸”，其第一、第二皆為熊（“羆”是黃熊），按照氏族社會氏族繁衍及部落組織的慣例，其第一個氏族總是這個部落之中最早、最主要的氏族，黃帝“有熊氏”與此前二者同名，可見黃帝之族即是熊氏族，並且是這六獸部落之中最主要、最早的氏族。^②由此可見，黃帝之族以熊為圖騰。

我又考出，古代的大儺之戲（即打鬼跳舞）最早源於黃帝戰勝蚩尤以後所作的紀功跳舞，即戰爭跳舞；這個跳舞，有圖騰跳舞的

^① 又題王嘉《拾遺記》、宋羅泌《路史》，亦言黃帝為“有熊氏”。

^② 這情況可與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組織相參考。莫爾根在《古代社會》裏說易洛魁·辛尼加（Seneca Iroquois）部落有八個氏族，分成兩個胞族，每一個胞族包含四個氏族，其組織如下：

第一胞族——（1）熊，（2）狼，（3）海狸，（4）龜；

第二胞族——（1）鹿，（2）鶴，（3）蒼鷺，（4）鷹。

根據辛尼加部落的傳說，熊氏族和鹿氏族是兩個最初的氏族，其餘氏族都是

形式；到了階級社會，變成了打鬼跳舞。^①這種跳舞的形式如下：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銅製面具），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隸”，宮內奴隸）而時難（“時難”同“時儺”，按時打鬼），以索（搜索）室礮（同“驅”）疫（叫人生病之鬼）。《周禮·夏官司馬·方相氏》條）

這打鬼的領隊者——方相氏，為什麼必得“蒙熊皮”呢？就是因為這種跳舞源出於黃帝打蚩尤，而黃帝以熊爲圖騰，所以要蒙熊皮。原始社會的圖騰跳舞，要摹倣、裝扮他們所崇拜的圖騰的樣子，這種裝扮，謂之圖騰服飾。由此可見，黃帝之族以熊爲圖騰。

黃帝之族以熊爲圖騰，而周族出於黃帝，因此說：原始的周人也以熊爲圖騰。

從這兩個氏族分化出來的：第一個胞族中的第一個氏族爲熊，第二個胞族中的第一個氏族爲鹿，就說明了這一點。

摩黑岡 (Mohegan) 部落的胞族，包括三個胞族：

(一) 狼胞族

氏族——(1)狼，(2)熊，(3)犬，(4)負鼠；

(二) 龜胞族

氏族——(1)小龜，(2)泥龜，(3)大龜，(4)黃色鰐；

(三) 吐綏雞胞族

氏族——(1)吐綏雞，(2)鶴，(3)雛雞。

也是每一個胞族中的第一個氏族，即該胞族之名。這說明：第一個氏族是該胞族的最早的最基本的氏族，其餘各氏族都是從這一氏族分化出來的。（以上見漢譯本頁 97—98、又頁 106—107，1957 年三聯書店版）

黃帝所率領的“六獸之師”，皆以野獸爲族（氏族）名，這表示他們可能是出自一個最古老的氏族。又這“六獸之師”首爲熊，可見熊氏族是他們的最早的氏族。黃帝即是熊氏族的酋長，也是這個部落的部落酋長。

^① 詳見拙著《中國儺戲史》，未刊。

第三、我在拙著《槃瓠考》中說，古代玁狁、犬戎、赤狄、白狄都是以犬爲圖騰的，其族屬的區別在於因圖騰的毛色不同而不同。我曾引用《史記·趙世家》所記趙簡子（公元前517—458）夢上帝賜以“翟（狄）犬”的傳說，來證明狄人以犬爲圖騰。《趙世家》又說：趙簡子作夢時，夢見一熊一羆欲來撲趙簡子，帝命趙簡子射之，“中熊，熊死”，“中羆，羆死”。據解夢人說：

帝令主君（指趙簡子）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
案“二卿”爲晉大夫“范氏”與“中行氏”，而范氏本姓“祁”，祁爲黃帝之後（見《國語·晉語》四）；中行氏原來以“荀”爲氏，而荀氏出於文王（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范氏與中行氏既出於黃帝與文王，而在神語上又說熊與羆爲二卿之祖，可見黃帝及周人皆以熊爲圖騰。

以上三證還屬次要性質，其主要的證據如下：

（一）圖騰崇拜與生子迷信有關，二者往往糾纏在一起；我們若能從周人的生子迷信之中，分析抉發，也可以看出他們在原始社會時期的圖騰信仰。

《詩經·小雅》裏有一首詩，叫《斯干》，是周宣王（公元前827—782在位）在寢宮落成以後舉行祭祀典禮時，樂工們所唱的一首歌。在這首歌裏，說周天子在這新宮中睡覺時，若夢見“熊”，就能生兒子；夢見“蛇”，就要生姑娘。它說：

下莞上簟（下面鋪着蒲席，上面鋪着竹席），乃安斯寢。乃寢乃興（起），乃占我夢。吉夢維（爲）何？——維（爲）熊維（爲）羆，維（爲）虺（小蛇）維（爲）蛇。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吉兆）；維虺維蛇，女子之祥。”